耳談類增

耳譚類增序

唯楚有才詞人代興大江之濆疇尸牛耳王行父氏父揮鉞而孫侗固鼎峙爭雄既吏隱金門直公多暇則以其餘力著為耳談耳譚若纓聚塵麈亭閒興論

輙聽輙語隨語隨錄始耳与耳相告報所我不煩緩頰也已家𤰞一囊經賢市中矣久之事曰散言四夥見講語泛弗倫劖文門分昭列俾各從彙焉系卷五十有卯不倦三寢成編于日勸

乎以戒可已捧腹乎以證理乎以窺數乎以多識而博物可以解酲而卻睡涵默新吾目而聳默當吾心也備是我而耳食者拘常泥故反脣詆譏若者不經若者息備若者細碎而難用若

者訛謬而匪實是劃歟余訥知
去學者載籍極博典過攷信於
六藝魯論乎不悟性而伊說理
之易載鬼一車筆隮出詩莫翕
畀舌褒善貶惡出譽權傳后言
人豕象罟窮帝蚔蝝觳卵以顯

于驚于畧者種種具備故夫察
奇羊洿實之謠由巨順也透要
始大千之叫根巨人也波感墓
婢存而記搜神隨輶乘使而槧
李字持其細者巨是編也資宴
客之談餘補正史之闕漏宣室

虛其常席齊諧猶在下風以方
聖籍僉口而木舌厥不敢矜意
者鼻祖之脊耳孫乎稗官野史
出云赤也謂以小爾編成行甫
方爲王出喉舌而不盡賢其耳
視吾舌尚在仍俞哆口老譚焉

於以爲附耳之瑱

旹

萬曆歲在癸卯春王正月

楚年家友弟沙羨張文

光謨

耳談序

南新市友人李維楨譔

吾友王行父博學宏詞坎壈一第而以貲爲上林丞需次都門久不奏除四方學士大夫慕行父名相過從締紵縞之交者日衆

上下論議曰聞所未聞行父手
筆其可喜可愕可勸可誡之
事累之若干卷而名之曰耳談
蓋昔人言仲尼作春秋辭有三
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
異辭而又有三諱為賢者諱

爲親者諱爲尊者諱矣父所
諱自本朝以來傳聞之世而止然春
秋以褒貶代天子衮鉞微文隱義
使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
己之有罪焉爾行父之談出於稗
官其指非在褒貶賞罰書新

者讀之欣然膾炙適口而無所虞
羅故事不必盡數理不必盡合而
文亦不必盡諱荀卿有言入乎耳
出乎口口耳之閒四寸耳何足以美
七尺之軀是足行久移名言也夫太上
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含德與

功又何足言者世有能言之士上不
得坐而論道謀王斷國其下不
得摠覽人物囊括古今修詞賦之
業而第猥雜街談巷語以資杯
酒諧謔之用其言可謂不遇矣藉
長公直道不容于朝小人至摘其文

字附鈸〻罪竄遂禁錮偷嘗險阻于是使坐客爲悠謬〻談鼓掌捧腹以耗磨雄心而延永日今所傳艾子是已長公謫黃久沉風遺韻猶有存者行父黃人也是編其有所昉乎此久士不遇〻一徵已雖然仲

尼嘗云託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以言為行事辛以空言著耳蘇長公之有艾子行父之有耳誤又何怪焉

秀水陶冶書

耳譚引

行父耳談齊諧之流也其所紀載事或不經語或不諱要之以銷清曠之永日訓肆塵之羣心則所命耳談者近是余不識行父頃讀其書搜奇剔幽有人所共耳有人所未

耳事必曲盡其致而材亦副之間寄憤惋玩世之旨其豪氣英英露於楮表意必負奇瑰落落之士不得於時而聊以謬悠譚浪之意自快其生平者昔阮步兵常以斗酒澆胸中磊瑰政亦不禁豪氣耳然步兵以酒行父

以耳其同其異世必有解之者而人固訾之曰是多不核嗚呼行必不云乎耳談也而烏乎以信史例也夫耳而目之則傳信耳而耳之則傳疑在所自擇行必不爲政也行必明寓意於耳而世固無解人則足爲行必捧腹耳夫然

故行父之耳其不如步兵〻酒矣山陰

張汝霖漫書

耳譚引

王行父所撰耳談派益出齋諸云余讀而咲曰夫耳橫一寸豎倍之入竅三寸總數寸耳其中所受自單詞隻語至億萬言不可窮詰豈不大奇而人不謂奇何也耳固人所共有耳之聞亦人所共能益世所常見雖奇亦

常則世所不常見雖常亦奇矣夫見之常不常其槩在我而輒以定物品不亦謬乎余觀行父此書事新而艷詞爽而快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啓撮其大旨往往使人警悟安義命而絕邪萌風世回俗所補非小迺拘攣者見謂過奇或詆為誕不思理

有萬變理中之理徑而易尋理外之理棼而難朽行父所擬不過上下百年交游所稱述其於宇宙不啻萬一余猶恐其寡而常何乃謂其奇且誕耶昔莊生少仲尼之聞非狂言也理自無涯即仲尼安能竆其涯故詆行父之書爲誕者眞拘攣也余生

平最喜聽竒談然脘隨壁蹤管城君不與共事故朝而入耳夕而出耳明旦憶記輙忘其半夫耳等也在余為鄄舍在行父為府藏鄄貧藏畐非其耳異用之異耳余故讀行甫之書賞行父之耳又復自罪其脘呼童子進筴將加焉脘曰幸赦往咎今而後

顏以三年報政苟無完書可懸
國門請受簭百余因釋焉且推
之曰腕勉乎哉三年而書成當
遂題曰腕譚以配行父之耳
武陵江盈科撰

耳譚類增自叙

古昔帝王欲知閭閻風俗細瑣之事故立稗官而三公舉謠使者采風爰酌人言以為政登萬里窮簷於殿陛曲旃之上慮至深矣故蘭臺石渠而下代

必有稗官家言謂之外史以翼惇史莫不遡愿別而勸戒分總之為魯史之支裔也真詩本出民間而禮失者或求之野矣老氏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易曰游䰟為變賈誼曰千變萬化莫

知紀極皆異變之萌而紛紜之故乃人往往以不見爲無即是以爲無者安能一無所見於其鄉邑哉乃謂是僅僅不知積則成山滙則成海此皆四海鄉邑之人之所謂僅僅者也且至異不異而不異至異今

夫耳目所接千彙萬態孰能測其故而窮其理非至異者爭顧習不察由不知而特疑於不異者過也予往需次都門羈旅多暇偶有耳談之紀法沿稗官事則任耳皆可駭心聊以博笑本無奇而群公躡之馮

凡據案莫非是物災木數處幾令紙貴然實草創不次不備今幕銀臺遊道曰、廣日有所聞不律屢禿鵠正而矢攢饒益三倍遂以畛分刪複袪陳訛誤皆滌書成名之曰耳談類增金陵人復索去鋟梓在

昔張茂先讀書二十年腹笥既富
因采百代四方異事著博物志四
萬首漢武帝刪繁定為十卷至
今人尚惜刪者不可得而讀也楊子
雲仕漢三十七年嘗抱三寸弱翰齋
四尺油素於天下上計孝廉郡衛

卒會客閒異語即以鉛摘次之於
槧故茂先子雲皆以博識聞茂先
辨龍鮓識劍氣子雲別鼮鼠是
皆其至異者即夫子不語怪而商
羊萍實專車之骨胡稱哉予既
慳於才識潦倒游戲時未沉淹重

以性不善記聞即刊落而欲希慕
古人猶郄步而求前也且民不可以
正說者也帝典孔訓炳若日星而
皆聽之藐藐語鬼神之事則懾語
德報則喜故是編猶馬園之說滕
瞽之誦或有懾怳者不獨煩勞翰

墨為危言巳也易為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小人而君子則君子矣安得不為之謀又安知其不為君子謀乎

萬曆癸卯年上澣王同軌撰

耳譚類增凡例

曩歲需次都門裒奇事數卷御史大夫沈純甫先生見之謂為必傳會有餉金者因以災木已而金陵浙陝皆有板今夫弁者馮式據梧皆是物也此耳談之始

耳談漫錄耳又耳不饒諸公因謂何不益而畛分之歲巳亥秋罷幕上林遷銀臺給事 殿雀因得奉諸名公談頗饒大冊驟滿周穆王西還載玉三萬隻不足多也因畛分之迨歲庚子秋在南冏幕蕭然僧舍編簡始定中間僅年餘耳為篇三十二為卷五十四金陵書賈又且購以災木此今耳談類增所由始

耳德不備故蒐綴之得五篇良讞也精技也可以觀才奇合也重生也可以觀變吒詧者過小者也孟曰有命寞定者命也游泳之可以衡守紀國事僅纖屑曰史脞而脞志六篇因之語曰

使釋迦生中國主教當如周孔使周孔生西方主教當如釋迦又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居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故仙釋聖異道而同教而神道亦所以助化人能為善聖仙釋神皆與而福隆不則反是明幽兩臨之而幽益密且嚴不可惧與故有玄旨諦義神八篇畸墨者無所歸者而錯錄之者也文尊以下九篇紀言者也檮杌楚史所以紀惡鬼怪奇衺總之惡又而至盜極矣故別之以外紀十四篇終焉

語中稱鵬初者華容孫給舍羽侯也者有一松軒醉語習孺者鵬初叔城武令斯傳也者有紀往恒談二書皆謂因耳談而作者也肅之者山陰張進士汝霖也板耳談而附以談者也楊子者黃郡侯容江公自名也者有易俗集懋中者黃郡丞會稽陶公允宜也朗哉者姑蘇顧山人愿也本江者西蜀何主客起升

也繼錢者彭儀部遵古也維放者易憲使倣之也文典者廣德守何公起鳳也三公皆里人以數稱故識之不數不識也譽或常過毀則無以諱削草最多即不足諱亦諱矣談者名字不欲著亦不着其事里籍名字以有嫌亦不着特傳其事耳存者常不著傳往事耳

談本以奇耳者也不奇不耳而或病其奇夫奇莫過於常而奇未奇也常之奇略而不察也老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吾與汝亦幻也曾察之乎埤史之說近似者無論博物志謂庭湖山桃樹蟠曲三千里有乎無耶夫自內觀外者不盡吾圍於一隅不敢言世外事若謂必無則鵾鵬之蒙莊桃樹之張茂先為誕之帝溟滓乎吾談矣故夫含元殿上尚問長安桃源洞中不知漢晉楊子雲負朝於尚白李太白謂問的是何人則任

之無敢對

耳譚類增總目

耳譚類增卷之一目録

蕤德篇一

耳談類增卷之一

黄岡　王同軌行父　著
滁陽　夏守成[illegible]家　校
續谷　唐晟伯成
　　　唐杲叔永　梓

懿德篇一

大司馬劉東山公

大司馬劉東山公大夏當　武廟朝劾奏大璫劉瑾專權姦蠹惑聖心罪狀甚悉瑾怨刺骨禍在不測内閣李文正公陰為解瑾曰先生自来無所言今為渠言安得不從但令渠来跪我則已李曰不可公聞轉怒曰我為大臣肯見奴乎死朝廷固分耳瑾以李故竟解忿得允其乞休歸歸後常結行李一肩所需之物皆納其中作遠行狀亦不言其故有所親密問者曰那奴

不安置我得穩豈能肆吞噬乎久之夜聞扣門聲即知有朝旨遣戍矣即日北面謝恩畢僅一僕負其擔數千里從行抵戍所故事凡大臣謫居官廨享饔牽而公以精忠得罪所司益嚴事之公皆不顧僦居民間聞操團即荷戈而前就伍趨走所司甚苦之無能為計也已瑾誅赴詔歸復職不拜歸隱東山公于城市無閥閱綽楔僅郊外古屋數楹即所謂東山草堂也布衣蔬盤躬耕力食有逹牙使鎮其地為門生枉百里候之道見扶犂者問曰劉尚書在家否曰在登堂而公入即扶犂者具雞黍濁醪薦客隣叟窺者猶曰劉尚書今日破費宰雞也賓主相對一語不及塵事惟相勉以忠孝大節送客出即以棒擊羅作對人喊猪聲曰畜得無快吾籬乎使者反曰劉先生於富貴盡相忘矣夫傳相起畊莘未聞以大司馬歸畊者以大司馬歸畊三

代而下惟公一人莊氏謂必忘天下者而後可托天下公視脫富貴如屣惜乎時未能相公也居第宅無樓臺已為美稱況躬睹乎此可以知公為三代時相也又東山父亦侍御學京邸僅在酒肆賃房二間而東山始成童即以應門有客來顧問父何在曰入朝去也問母安否曰適在隣家舂米未回其時世士覩政于吏部數人共雇一馬遞乘之到部復遣相迎欲少替到常遲太宰問故直述以對太宰曰今之新進士乃乘馬乎袁禮部談東山以尚書致仕歸過先叔考吏部府君於呂王誠莊叔考令諸子出見先太史稚欽在焉衣皆布單東山曰童子着以長衣乎此成人服也至今家猶稱之

張羅峯相業

世廟自藩邸繼統初議兄 武廟考 孝廟叔興獻帝所謂為

人後不得顧私親也　帝大孝心殊不安曰孝莫大於尊親今父而叔乎時張公羅峰孚敬為南部主事首發明倫之旨而桂公萼霍公韜相繼上疏乃伯　孝廟考　興獻帝大合　上意五歲中立遷為三公而孚敬殫忠悉慮體國不私在吏兵二部時人所指為美庄肥庫絕不私黨革鎮守裁閹寺清政本日與天子爭可否一言不允即乞休立乘牛車出張家灣行李蕭然無長物必中旨懇留遣使數回乃返屢屢如此曾不以遇合固寵順旨植黨營私其廉潔忠耿匡弼輔翊亦可謂社稷之臣

張文簡公

張文簡陽峰公立朝剛介侃侃正論屹然如山世廟剌蔣皇親負盛寵殺人大司寇見素林公執法擬死疏奏上不悅下旨曰着林俊回將話來林即面奏曰臣官至尚書天子無故不呼名

臣為陛下守法而以名稱何罪且法者　祖宗之法陛下安得以私椒房臣又何所執也詞嚴色厲聲振殿陛　上大怒禍且不測舉朝危焉文簡方為學士林門生也旋以君使臣以禮章進講反復開警以為敬禮大臣堯舜盛德天顏少霽林罪得釋大臣格君心之非公有焉始議建九廟九其處公奏曰九廟奉同一氣若九其處是使祖孫父子之情不相聯屬不若一處而九壇不惟妥靈而亦省國費　上從之議遂定方以學士里居元旦令來謁留酌已而學師至令少年高科意不懌辭去公正色曰廣文為令實師而不尊尚之非所以重子弟也遂左師右令盡歡而別嘗聞之尊君卑臣自秦始已甚故其治亦遜古以君臣不交也林公因上呼名遂抗對過直公乃從容詼說使帝拗怒而布和非有至誠感動不能爰以成君師之美亦回天

之力矣

梁端簡公

大司徒梁端簡公家金陵平生尚節嗇甘澹泊為浙左轄清獄市嚴門禁凡僚幕僕隸姓名皆以圖牌書記令吏輪遞市物必書其數必面詒市人抵官受值掾吏皆夕飧于堂上侑以青菜冬衣蘿蔔惟一味本衙亦然所服圓領用浙蕉極下者衆服布素滌補惟所袖稍潔常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况可驕人端勁亮直城府蕲蕲秉義執憲不為為同始守杭適歲大侵時倉無儲而告濟塞塗公云五日內粟賑汝人皆不省已公訪其鄉某家粟若千籍之出示曰各家谷以半糶而半官給平價以賑饑又皆徧歷身為之宰大家無苦而饑濟滇南土苗相仇殺屢勤御史奏惧罪已集兵謀作亂公以勸

察至曰虜相仇殺其常也而贖貨亦其中法也抵償足矣祭何以中國治治之議下當大悅親詣軍門受法事後始知虜情非公亂成矣此二事濟荒撫夷皆有可法告老歸始知有居不踰中人身後子孫益窂落曾孫鳳池公名桂茂以任子作督府都事食貧自昔

費相國

相君鵞湖費公在館局時與閣中其公同事又其同年兩人對奕爭勝戲擊其頬其公不悅然絕不見於言第自跌薄耳公悔日至門長跽請罪其公終不出不知誰以其事聞于其家尊人尊人大怒封號一竹板令公自朴於京邸公又持父書及竹板登其公之堂自朴者三次其公始出抱首而哭公曰罪誠在我公何為哭曰公尚有父督責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是以

哭耳自是相離如平生不惟費公至孝而其公之孝亦至且今世求此父亦莫可得也可以嘆世矣王資敬談

李相國石麓

維揚李相國石麓公諱春芳狀元宰相國朝僅數人而公一也以閣臣考滿其尊人方在京邸封如其子官謝恩班在子及百官上布衣一旦位人臣之極可謂榮遇公性至孝久而歸老兩尊人尚在構東西二園諸縫掖士契擁封君于東園諸衿珮女戚擁太夫人于西園而兩處日必躬行酒效舞斑之嬉樂亦衍衍有十子無厚產封君每為經營公不欲屢以為言曰天生一人祿必隨之豈必資父祖封君曰不然孫眾可不令有糊口庇兩之產乎吾既浮值以購必無腹非之人何損于理今諸任子外以孝廉起家者二嗟乎廣陵自吳濞銅山鹽田雄富而清淑

之氣發為純孝備福若相國故其所也然相國已而目盲其亦缺陷已完哉公大業別載今以孝志云

楊太宰二山公

楊太宰二山魏海豐人仕族名家立朝介於自持冰壺內徹而待物恒恕事在別傳予錄其所聞公自作吏侍時即結念於娛母若退食輒擁輿行花間或戴草帽持鋤作田夫效潘令老萊故事以發母笑凡他宴集嘗一甘脆輒以進母後以太宰奉母歸養母年已百四歲本至貴之身奉上壽之母又勇退之早成大孝之名三代以還恐不能兩今里居漸及期頤玄恰素袍遊於緇廬飄館鷗鳥可下野人與爭席俸餘無幾而日製棺製藥普施廣濟匠醫恒不輟手地租殺而廉取每畝金五六厘榜門曰家人與人毆至人毆死勿論家司徒叔父與交最驩曰天下

有一等人不知紛華靡麗為何物公有焉故其祖禰皆藍布食不二截嘗以蜀扇一略已曰此填蜀者故人所貽僅二面一自握耳夫寄太宰以二扇中古未有蓋寄者知其介故也

劉大司馬

劉大司馬疑齋先生堯誨楚臨武人勇擔荷飽經濟談理論道而天文地理兵法風角無不精貫里居即有禦寇功在諫垣風釆凜著倭瀰海上論胡俞諸大帥失律養寇曰有鄧之役三帥俱違命然春秋獨罪林父大帥也今正典刑而捨大帥非宜至其上下相蒙政以賄成積習已久節制謂何凜然嚴霜被遠邇矣凡所敭歷樹建最多奉命撫閩累建奇勳如破倭賊林鳳等擒倭奴受郎么那等征木綿峒賊等皆奇若行空易若振槁市人可驅而戰兵士畏法不畏賊有正有奇可戰可守費省而功

倚儒臣建勳自王文成之後僅有馬蓋自治而治兵治兵而治敵非若意突而戰浪以成驅卒以卒嘗刃而敗歷倖成者也自昔用兵費輒不貲尚自寒儉露肘先生破敵積剝金至三十八萬有奇貯梧州諸郡至今東夷西虜兩大戰尚藉以充餉則于身後而功猶在國也又其道德文章與功勳皆相表裏國朝西文成蔑欲易足夫國肥則家瘦予嘗過其家素業敝廬古澹風味而尚聞有以多藏訾之者豈有鑄山煑海之術無公私而騎鶴揚州乎不然矣故連城荊璞剖而後知薏苡明珠發而始見至聖不免於東丘而尚白負嘲於揚子也嗟乎樓臺海市易幻于談鋒而刹那罪案亦深于口業可漫為之哉

太子少保大司馬任丘郭公

公諱乾字孟陽總督三邊威惠大著多籌算屢獲醜晉大司馬

入朝行李過郵傳僅二扛時論韙之居本兵持三尺斷斷即貴肓莫能欹其萬一一日有　旨用中官典營務公堅執不可始罷又司禮某公負盛寵欲封其親以都督屬二相君達意公曰封親必以子官胡不本監而他乎二相君曰子閹父非閹也即都督何不可公持議益堅以是忤者衆會北虜款順邊臣請以王爵封之俾令開馬市公抗疏名器不可假人馬市開啟釁端非中國利時議以定公遂屢疏乞骸歸優游林下十餘年澹泊著書與野老群盡忘機事錫麐四令惟孫詹事茂熙光宗君與其叔龔餘麐遵公遺命以功薄賞重非子孫福勿襲此尤人情所難而遵者為尤難也予謂君恩非濫濫襲者是不然不忘君乎夫和戎之利可謂無策當平世任難事所以貽後世安故曰貽謀　祖宗百戰竟為何若今討眉睫失肩背秦越人視家業

何愚也往若虜幣不過羈縻今眈眈皆繒綺往者貢道迂迴今國門兵卧榻往昔邊民自為戰今棄戈孫而别業惟向虎狼特堅盟爰結纏之浴見於腥羶矣賈生曰天下之器置于安則安置于危則危今不知安否禍及而始憶公言不其晚乎子于此三致慨焉

楊太師定亂

楊太師溥居本兵時山東班軍赴操既久而將兵者失撫御令後蘆溝軍苦之呼噪謀作亂時視工文武二大臣聞變適歸反遇亂兵驚墮馬時太師坐大寺中聞噪兵集門外令人問何以故軍云云曰語良是令十人能言者入聽處分違者從軍法十人入太師曰汝等願操乎曰願操即牌示各赴操皆鳥獸散去越三日牌示曰山東軍鹵莽未曉法令其等各率百人

各赴一營聽令既集矣復牌示曰汝等受國恩厚身有所當詣軍門申訴輒敢揭竿亂乎各營即縛其首事者其〻出餘從宥衆出不意無敢譁而已捶諸人死是時諸軍非太師處置得宜亂成矣至今都人誦之太師往鎮薊遼善撫士卒士卒樂為用一日與虜對壘殺傷相當其首功頗足稱捷忽下令曰能奪死卒歸者賞賚之奪二十許屍歸即賞之而為文親祭之于本壘二軍感泣效死再戰故有古北口之捷其能得士心類如此

鄂中丞戒子

麻城大中丞時敏鄂先生當正統己巳翠華北狩驕虜南侵關門失守社稷震撼保障之守肩在大中丞抵阬於後權重位尊矣乃先生過遵化作書戒其子瀚千有餘言無非恭謹乾惕涉世渠躬之旨馬伏波戒子擇交以人萬石君責子入閤不下皆

有焉而片言不及私媟司馬公事皆可與人言趙清獻行必夜與天告其先生之謂瀚書謂豎牛死恐妨南畝但責以失牧無所增值瀚窘一牛不能自潤而以屬父則大中丞之為父子自處與世之所以處大中丞父子無非寒儉𭉯𭉯禮法皆可知也諸葛武侯御軍隨身衣食皆取給于軍成都尚有桑八百株若先生不已甚乎今瀚與先生皆沒𭉯後瀚弟郡丞淪孫大都諫賑寶是書而羨墻之因鋟以告雲仍示手澤之猶存而遂傳在海內訖今百一十年雲仍二千餘指科與第十有二其人皆篤行喆士即皆食報之餘亦其式似之驗也家既有祠祀于雲仍薊鎮復有祠祀于故吏士俎豆百禩可以觀德然當作書於遵化傳舍籌兵耀武之餘不過家人庸語所謂私書不以視人者而已炳丹青于後夫其忘家固所以懋勲于國不以天下為故

可以托天下也予錄其書末段曰官府一跡不入外事一毫不為廣結人情溥散鄉里貧淡安身之本清閑享福之源人家有長短不得偷寒而送煖隣里有過失不得面是而背非隨步而行全憑方寸不必東思西想不論爾強我弱看破事情富貴浮華皆為外物有命所拘思之思之盡心以守之云爾

許相國

許相國微時極貧常飲濁酒但取充腹而行長者里人皆敬信之一日醉入卧一家婦榻上適其婦不在而夫至大怒操刃以入見是許曰秀才無他醉耳待其醒慰而送之還後棄相歸里故廬舊社處於里黨或常徒步儉素如儒生與因其里俗不以貴異而實其德盛禮恭也常至人家款以尋常蔬酪則喜為卒酧酢席之招常避不赴所親以忿爭則曲為解無不靡然或為

人厚負而斬為請間於所司則畢力以背佐之而片唾不可得久而所親無有以請間斬者嘗以扁舟抵姑蘇徒步造申相僅一童子擎雨蓋相隨門者莫肯為通有識者詫曰此許相也入白而申相始出延焉兩地人談如此予入仕而相國卒於家諸門生設俎於都門外哭皆失聲

毛相國寄金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公交最歡當相國歸寄箱二隻於家孝廉即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四五年相國卒孫來襲蔭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視之縢意棄鬱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内貯金千餘兩亦有劄紀其數并謂此俸賜之餘無不大駭孝廉曰若知内有此即置秘室吾卧不穩矣高郵守楊太和汝榘談此金始相國不以重歸裝而置孝廉

家豈不欲以累子孫而與故人共之耶然棄之而始存身後取之若外府可謂善貽矣劉豫州顧命於諸葛公曰吾兒可輔則輔不可輔君其自取相國意蓋如此

耳譚類增卷之二目錄

褒德篇二

桐鄉令金公御寇
桐鄉江陵二令君

巴河薛鋪紙馬
先大父封丘令贈郎中府君

先叔考驗封府君
先考贈侍御府君

陳緝熙編修
趙重華孝感遇父

王世名俞氏
嚴孝子

唐孝子
沙市孝子

瀋陽義士金鑄
太倉門卒義士金祥

耳譚類增卷之二

黄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晟　伯成
　　　唐杲　叔永　梓

聚德篇二

董順齋中峰

會稽董侍御順齋公始卒業太學家無僮奴妻淑人亦侍御女躬執炊爨當之薪拾穢遺暴而爇之仲子中峰公杞年二十三當弘治乙丑會元及第猶與父共寢始婚之夕雞鳴猶侍側屢遣乃去至少宰負謗歸自簡重藩臬猶執屬吏禮華亭徐相以學憲入謁設饌魚蔬淡薄盛以大盂黑白相錯數舉箸而別先輩風度如此董玄宰談

嚴尚書

姑蘇嚴尚書養齋公父封君八十餘猶多媵侍時公賜沐歸愛父而防其入室寒暑晝夜惟寢處父齋中父屢因所親屬爲異室不聽可謂篤孝其堂中聯云有子萬事足我子作尚書足而又足七十古來稀我年近大耋稀而又稀伯兄純甫理蘇時所見

唐公童子時孝事

唐公繼祿松江人嘗直指我楚年八歲時母性嗜鵞炙家貧不常得偶宴集其貴人宅見鵞炙美不忍食因暗裹數片置袖中會其家失金盃一客起自檢其身衆皆如之且及公公曰不須檢盃在我處歸即持上家僮有少田即售值製盃以償終不言以母故有嗜炙之名而持盃客久始曰盃是我避飲匿置山石

隙中以亡酒未及告耳索之果得其家大愧以故償者見還坐

太史玄宰談

劉大京兆

麻城劉大京兆守相始主政南户部值　武廟南巡至都戎服見群臣因命文官皆戎服接手獨相不戎服不接手殿上問此官何不戎服接手對曰文官不戎服不接手問汝何官對曰臣户部主事劉守相也　上吐舌下之曰壯哉竟不以為罪予少嵩所習聞亦人人能言之今諸書若不載即名亦不記矣此不惟見相風節為楚直臣而上帝英雄大度亦自殊絕其狎群奸如漢文於鄧通所謂美臣而法固在相申屠嘉也仲尼見人一善忘其百非今聞實錄所載悉其悖鄙乃其美善可遺耶若然夫子之於衛靈公何以曰奚而喪云

陸武惠炳　劉莊襄守有

陸武惠炳在世廟時掌錦衣權寵甚灼而獨加意賢士夫浙中如陶文僖猶其所重方吳公時來與張董之羅杖也吳實與陶同窓友且同舉于鄉時以奉使琉球親屬俱歸獨身倉猝而君相方怒甚必置之死矣陶痛之詣陸謀保全陸于是日詣司禮三王太監者議事抵暮方出官卒息散匆匆畢杖三人皆得活次日復世廟謂三王曰往時這廝們亂道廷杖往往致死今何俱全着監杖官回話来陸聞之惶窘密與陶計文僖停思少頃應之曰得之矣近年主上刊行興獻帝醫書何不曰往時宮人們受杖無好方故多不救自皇考方書刊布不獨廷杖熱傷即海內因犯杖創依方療治無不活者則先帝無量功德也陸即以言奏聞　世廟大孝尊親天顏有喜吁一言而上釋主疑下

全士命旋乾轉坤其利溥哉萬曆間今上林丞洪芳為父侍郎公朝選奏辦究狀受廷杖先是公以勘遼藩事忤當路旨意而當路與權璫相表裡欲乘上怒斃杖下時劉莊襄守有總司隸獨惜之曰殺人以媚人我不為且其欲死父固偉烈男子也于是以他事延逗至暮禁且下鑰為權璫耳目者皆奔去始受杖八十自不死自莊襄總司隸活名貴人甚多海內至今稱之

大都督陸武惠摯嚴奴死

陸武惠炳於　世廟以藩邸舊恩柄任權傾一時而亦廉勁自好無所偏詖嚴相子侍郎世蕃盡國祟賄奴嚴龍嚴虎等横甚擅自稱郡司理泥中司理以狀聞京師公得之知蕃之黨庇奴也不言世蕃結姻婭於公以固權寵公詗知二奴正入京以好掊至謂觴之也奴著大雲段襖施施而來是日公坐法堂出狀

數之曰汝凌上若此其魚肉里黨可知不虞族赤乎且大雲段貴人之服而衣奴不見我家奴褐布且不完也肉骨一家吾為若主屠鯨鯢耳呼力校各擊脊一百棍俱死而即往諭藩稱身為門下忠臣蕃蘊憤不敢對獨相出頓顙謝曰此我真親家

世廟英毅神聖嵩為相當其意而柄相者蕃然不過小人之才實以基禍陸與親而不昵得之然何若其不與親也

劉莊襄墮馬

劉莊襄守有頗受知　主上休度博愛司詗察而所庇佑人人也行市中忽豕突馬驚墮地肥重傷甚頭上玉簪深入項骨至簪斷輿歸昏眩夜半始甦問豕主者何在曰已繫獄矣即命釋出詣榻前問曰人衆得無散爾貧貲乎曰未也轉令無恐釋之後公歿久嗣延白承禧赴武場試有一人向鵲叩首流血每發

蕭銶曰頗我主蕭中又一叩首時予里諸君皆集見之笑曰異人為諛佞誰知者已其人曰我即往豕主者得老恩主不死故夫婦常時禱顧今以試來耳豈異人知乎衆始嘆息是年延白中第一當事者嫌為貴冑反置次又聞所驚馬值可數十金是時一幹奴桀憤即持刀斬馬首狂哉非大金吾舍人莫有也此直其人一斑亦識之齊桓公飲盜馬者酒三百人而難解趙襄子以一壺飧得二死士是人非其小近者耶

邵參知

南都一先輩邵公某素性廉潔到處有氷蘖聲最後參知滇中已告老歸裝橐惟平日冠履臥具他無一物其夫人儉德亦固從公若干年積俸餘造金耳璫一雙着之公一見問何從來夫人以實對公故取視而投之江曰吾平生無長物今宦成不宜

累我至其地風浪大作長年謂例宜有祭公問何神長年曰一
為丁蘭一宗三公曰丁蘭孝子宗三必其儔儷宜知我者竟不
祀而舟危益甚忽一赭面金甲神自稱宗三登舟大怒歘弄風
浪公但為詩曰來時此行李去時此行李葬我此江中不負此
江水吟畢風恬神即不見顧朗哉談

郭北部恪菴公

傳興郭公恪菴大倫嘉靖乙未進士三令靈壁華亭通許再丞
楊州淮安皆巖邑大郡歷南刑部郎致仕歸平生清介飲水處
處垂橐故其歸無可生活賴課生徒得爨火同榜大銀臺李公
徵江先生往謁閉戶不出強入則短衣危坐必假于隣得長衣
始成賓主而忻然不以介意也昔袁安僵卧有洛陽令除雪入
戶遂為故事郭北部短衣貧不尤甚乎得李先生強入始有闢

又皆京輩人足為故事京輩塵十丈一塌氷壺隔斷矣二公皆予年家大人會席間恒言及此

顧大參況達

顧中孚大參壽至八十九與徐相國存齋同里最相友善而嵩過之相國卒大參往吊撫几筵前但以指彈棺者三曰我不久且至相聚有日不作禮矣董太史玄宰談人年高益多諱甚有惡聞棺而失備者有廢吊唁者皆不達者也若顧公可稱度矣

陶少宰　王大參　蕭司馬　熊中丞

吏侍陶公大臨廉而不嗇家故饒以佐官用猶不給薨之日僅存賜金一錠不足以殮天曹故事三堂歿公賻二百金公子允宜卻之曰父固不以存亡易心竟襄事遠近遺奠無所受門生故吏乃合三百七十金托山陰劉令致之郝再四至封貯十餘

年後三學師生請營祠祀少宰允宜乃出所積為費既不沒人惠又不煩官民一錢大叅王公懋德卒于閩遺命勿受賻諸司不欲廢故事復醵六百金往奠于家其封君復峻郤曰吾即差奈何以六百金傷吾子之義皆返之故其時鑿宦囊殆不能治喪又左司馬蕭公兊卒京邸其子扶櫬歸遵父遺命亦不受賻三公固自愛其身見於考終而其父子能於戒得之年均崇之日成其子父之義亦何卓越易惟敖談武昌熊元乘中丞破粵寇卒于軍其子明經熾奉父命賻一切郤何世無賢第叔葉芬不易揚耳則

胡季山

臨江胡季山嘗謂人曰吾祖秘校一日與客圍棋有村氏惡声相加問之曰來算薄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椎局大罵客不

堪怨公徐詰曰想汝不欠租欲匈簿手曰然公即取簿匈之仍與斗米遣馬遞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入門氣絶葢服毒來也不忍禍立見也無故凟上公已揣得其情此正可書紳而銘座也

黄梅川

黄梅川諱溯晉江人純德質行平生不與人爭不妄殺一生他善皆類此人呼黄佛七十瞽雙目諸醫不效已數載忽一人至曰是可治也以刀刮其翳皮一層傅以藥戒五旬勿出授以背不受去不知所之如期目重明能燈下穿針朗然童子人咸異之以為必神焉年九十二始卒姪大中丞黄彭湖先生誄

王侍御復齋子毓俊

王侍御復齋公嘗買妾困于妬妻公出按時幽閉一樓上餓且

死妻之子甒俊甫八齡紿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俊陰以小布袋藏麪食魚肉乘進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于張總兵家及侍御卒俊撫愛其弟特至易惟效談

許少司馬

許少司馬孟中先生始解吏部郎歸盜入室發橐枵然如洗乃恨其廉縛置几上而穿几作孔灸之陷一盜獨曰廉自其天性何苦乃公為得解先生已屬目其人衆挾先生送抵江上俄而盜獲先生困沙觜恐死命赴邑庭人莫知其故先生指所屬目盜曰是恩我者不然死矣故是盜獨得活

督學使楊公

督學楊公一中節自少娶醫女情愜燕婉嘗剖符黃郡于其行

忽見好女侍側問為誰夫人曰為公買得以廣嗣耳公曰夫婦本以兩合而以少艾參之如倫何出一縑立命與其女去曰明日即非所以處瓜李嫌而為女累矣治黄清簡一如款倫長化而坐鎮有汲長孺風又能折節予布衣其以覲過里獨張予所贈言於堂中而質有其文耶

賈中丞

賈中丞啓之二世居比部晚始解中丞節歸藩吾里有屠人失猶疑公家匿之詣門罵曰流民公但曰我家塋名賈坳何謂流或謂何不以屬有司公笑曰有司之法不如我厲蓋已過治之矣或不肖不一月屠人毆人死抵罪毆時自曰賈都堂且俱我況爾哉後司敗治益深亦以此語然後人知公所謂過治者乃不治之法也其應如響矣又解節歸日即命幹奴去長衫着短

衣負擔取薪或曰何艱乎曰事在初始習則自然今以舍人歸里人待以舍人長衫遊閑安自侈大而始令取薪恐不堪矣且婦來漁樵皆我事可令兒童不堪乎又自置酒樓于居後委巷間曰吾無以貽子孫後世鬻酒猶可生活也今居已累更主獨其酒樓猶存其孫叔敖之寢丘與

林榕門公

今安慶守莆田林榕門公兆珂與其再從兄兆瓚當垂髫俱擄于倭瓚肥公癯賊以為從人也質瓚而遣公歸索贖金二百公曰瓚我兄也家稍富且單傳又新喪我貧多兄弟倘我父妄聽人言利其貲不贖則瓚死質矣且瓚外腴守枯贄三日亦必死不若質我遣瓚歸便賊許之瓚歸越二旬贖不至賊以為賣己怒閉公一室絕食五日更加杻欑自分必死忽夢瓚父少華公

携一故僕来劳苦之唉以飲肉亦自咀嚼既醒腹遂果然齒縫尚溢餘肉時賊謂公必死啓室視公亡恙形色猶王以為神後食公移營渡海隅攻破一衛城一土堡根公贖不至遇益虐繫在一小樓忽空中呼曰十二郎人至矣至矣明日家老嫗携贖金二百至公得渡海歸老嫗得抵公所而金無損覺常有陰庇指使者十二郎公小字也甲戌公登第以茂宰擢異趣家部郎歷令職云夫再從少異同胞九死忽通一線而篤念鴒原甘留虎口仁何至也已而絕粒幽囚移營渡海鬼関兩隔鯨力難翻齎重一嫗何由飛達乃冥叔以生已子遂援猶子時時齎度處處津梁力挽歸航重開貴胄一餌勝瑶島鱗膏能通過上林雁音矣

葉留餘翁

留餘翁葉南巖廣信人仕至都守正德戊辰有盜葬其先冢而其家果被小災已覺之棺有椶褁骸骨時翁尹浦去家僅二日家人以聞且欲棄骨于水火翁傷悼不令棄骨曰此其子孫會富所爲非逝者罪瘞之可也且禍福有定數豈人所能爲乎已其家皆無恙身歷宦金緋于少巖歷南少司寇久始知盜葬者爲族惡少已𢌿盜繫獄染疫死家無孑遺夫翁之不仇仇者之親正以命定定情于內即此可以觀仁此天之所以反中食者也予家先墓被盜類此其人亦竟敗絶尚有餘慍覩翁言而灑然氷釋矣

桐鄉令金公禦寇

始倭寇起海上金陵人金燕令桐鄉謂無城莫可守始建議成城城成而寇至先是阮中丞宗將軍自杭往守皖郡遇寇於皂

林宗將軍才勇冠世斬艾虜甚多然麾下皆散走勢孤遂躍馬蹈水中死阮中丞聞變率所部京兵僅九十人以艅艎奔赴桐鄉而寇亦猝至寇易桐鄉四面環而攻之然金令守甚固得阮中丞兵矢無虛發又鉄汁所中無不力死已寇擁衝車薄城車柱高於城而横木懸有板屋屋皆有門自空下射守者奔避適一嶽客大醉以灰砲擊之敗去又縛竹為梯期旦日鼓而登城一夜盡為城中人盜盡又向水門連舟四五而蒙其上中懸大木洩而撞城城破數丈城中始奪氣散走金令及阮中丞皆欲走學宮為縊計會有獻策者絞帛為圈置撞處竿至令大力者挐而上之遂不得近是夜又募善泅者舒某入水盡鑿其舟沉平旦寇見呼曰高高計窮走使往来索金帛萬計又不可得退去寇大略二萬人攻城者四十六日死傷者十之二而城外人

殺掠且盡以四郊皆水一命不可逃每殺人必群縛於城下屠割以示城上若償彼死者命必十償一也城之不破固幸而始成城尤得先事寇退令權給舍以去宗將軍亦建廟自皂林英靈特著伏臘奔走百里令亦別祠祀馬馬健甫談其邑中事

桐鄉江陵二令君

桐鄉龍祥寺古栢干霄而胡梅林督府方以軍興法繩所隸其容其公談理者因請伐作棺用移文下縣尹金公燕獨抗不聽久之樓船過河下尹上謁胡公大怒庭折之尹不為動忽見請者探首窺於簾內尹即大罵無耻貪夫敢如此擅乞官物予奏汝胡公竟不能有加衆張相國請假還江陵尹微人晉公來謁踞上席既出而藩臬大寮皆集無敢上席者已聞尹如此以為言尹曰老大人呼知縣知縣跪拜分也相國呼父母而父母側

席乎後兩公皆首薦得高擢

巴河薛舖紙馬

黄郡蘄水薛府尹均永樂時人任巴河鎮平生清苦上亦甚稱之案無一錢在任積俸置紙馬板二副以遺子孫今巴河薛舖紙馬獨易售人猶稱薛府尹紙馬可謂厚于贈矣何文興談

先大父封丘令贈郎中府君

先大夫諱　字體仁贈户部郎中始成弘治己未進士授封丘令封丘屬後徵發繁苛又孔道困郵傳大父劑調而裕席之一切與民休息恩信孚洽租賦不期而集豪民孟遵恃貲上購而下漁至是懾威遁去重遠之至急懲之令改行竟為良民地故薄民俊惰令植桑業蠶訟者以植桑贖罪蠶桑始盛一日曉出候大吏返而邑前民照鏡不輟輿出撻之曰一日之計在辰次

但照鏡何以糊口聞者咸感奮力作北覲踰黃河見數十人為耶許之歌舉大木而蒼頭奴乘馬鞭役者其後問知為太宰馬公文昇治宅役者大父停車執蒼頭奴重撻之曰汝主為今名臣役民治第若固朝廷赤子方喘汗作努而汝坐鞭之乎因欲具奏或勸止又或謂得罪太宰徃必不利大父曰吾知吾民安知吾官及與天下計吏庭謁太宰太宰忽出席曰誰為封丘令大父曰令是曰賢哉令愛國且愛我不然吾安得聞過因揖之千官一時回首直聲遍京邑耆弁競求識面應接過勞成疾歸邑內詔命下已捐館矣耿天台先生曰不惟無是令亦無是太宰所謂休休有容非與自予習事而諸父兄皆淪沒不及竣鏡大失治行然稍稍問消細於童稚謂歸槖俸餘僅七十金又從兄子得大父寄大王父官中書仁愛清白艱若別是一腴臟因

以十襲父之從姐家汪啓西潯閳後令封丘者里人葉君訒丕今河南北稱封丘綾則自大父始往歲需次都門家兄喜甫顧予病于旅因拉與偕歸阻風黃河待舟岸次見沿岸皆柳榆獨一村為桑異之已見邑界牌稱封丘相顧沾襟此固大人憩茀之地能無敬止之思乎邑人久食其澤亦自愉快

先叔考驗封府君

先叔考驗封府君諱濟字體民為泰州府君孫成弘治壬戌進士歷驗封郎中嚴重敢言靖共不貳不以色滋取人歡名公卿皆稟度焉然過直少容出參河南政不就拂袖歸田而發日以事尊人足跡不入城市屢薦不起樂衎衎如也創義田義舘收族教課子姓仲子太史與循子多捷鄉書而繩以禮法益嚴鄉丈人敝衣踞客席諸子侍立終日或上食無敢有惰容澹泊蔬

布不異寒素至慕義行陰德不遺餘力有鬻女償官糧者為長沙吏吳某而哭甚哀府君聞之即鬻金為代償仍具資斧為歸閩計女贖得欲叩謝不許里有掾誣於仇戍遠道躑然稱冤適其主者觀察過訪即與言得解主者謂掾曰我知王公平生無受賕事故汝寃得解也掾尚不知誰何即得解亦避仇逝家汝上一日府君使過汝逆大雪夜不得舍獨一舍又拒客不納第問汝何許人使以黃岡人對曰既黃岡人知王郎中乎曰即其使也于是啓戶率妻子羅拜具飱因引視所供祀府君名爵曰我某掾啣恩者也使亦不識誰何每歲大寒暑必詣計獄囚因而厚貽之食病與藥可贖與贖廪橐常虛歲大飢穀價騰貴獨府君家價常平戚黨因而舉火者亦常徧如此則竊詩醉然戚黨咸私相戒勿為不義恐王公知身居畝畝談不及世外然

輶軒使望盧常昇唱驪有汝南許子將減袁本初車騎之風居親喪兩庠青衿累百人徒步赴吊其貽郡侯書嘗見其遺稿一帙大草數行云老夫灌園滑嘉蔬敬因使致數本眞野人之芹以獻至尊也此皆可見當時美俗不獨府君爲德已也

先考贈侍御府君

先考諱　字彬占舉自先大父封丘署中會大父卒官故有終身之思而事大母曲盡承歡少讀書日不數行而專倩人司封府君因以參魯稱之捷正德戊子彂書上春官者七皆不效竟不仕平生一無所嗜獨嗜書每北裝歸槖槖滿馱皆書也素室木榻篝燈熒熒佔畢白首居常廩廩望之凝然自然令人起敬中實樂易若承景含光不見其跡不善治家人產而好賙人之急多與善散不問有無歲旱必收道殣恒累十百又好豊客餼

常誦李青蓮黃金散盡還復來之句以自解居室在仲父先而產不逮什一亦不屑曰較後來我必羸也若謂善慶云于時戚黨有少過恒畏府君知而府君獨友王孝廉秉直秉直清節又爲府君所畏門所納履不過二三人耳秉直卒爐火且及棺府君率家奴自肩棺出積發爲燎嘗在都市見大父已未科試錄即解千錢購得鬻及同行者皆駭曰所需十錢足矣府君曰先君名在上又有手澤爲遺物寧惜刀布乎歲旱必啜粥茹蔬曰天之降罰凡爲天民皆宜承受何論有無家群從中以祖儲閑而左臂府君府君避不從反讓以不義厥後互訟數歲肝膽楚越王氏之孝友頓衰責有所歸焉山中有遠族叔母歲必一至家踞堂上兒呼孝廉婦呼先孺人重以叱詈責取供奉皆敬事之不違好教責人過直人所不堪而人無愠懟以其情誼肫切

通共有無不徒以攸攸之情支吾所親已也於少者卯幾殭而翼之又比比矣好相人多奇中有客自山中來一見即曰公面色頗不佳可歸矣其人不悅然知其多奇中強歸及門卒背語人曰此死氣也當棄予覲諸孤獨伯兄甫弱冠皆以相决後來皆中平生於公府無私謁曉益甚然大府皆聞其名過必式廬觀察劉公重以款門或嘗與里人質成里人得一言榮辱如袞鉞既卒皆為垂涕往以為諸儒所舉俎豆賢人之側以伯兄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贈如其官嘗録古言行自勗而性急常忍發猶之佩韋秉直曉與一儈父締姻儈父嗔其苞苴不腆標使者出遂憤鬱以死夫廉者必貧安可以財論府君常為扼腕云

陳繼熙編修

吳人陳繼熙父鑑任其官以謫戍遼陽卒毋不得歸從百夫長

矣緝熙少穉念衰慈旅柩輙至涕泣刻苦讀書成戊辰進士除翰林編修即表求使高麗以伸已志及還果與母及柩偕可謂志士孝感矣

趙重華孝感遇父

趙重華大理人年七歲父庭端棄而挾青囊術遊湖海十五年不歸是時重華母死葬矣又嫁一姊一妹而思父不已日夜啼噓因請符于郡書父名貌里籍千紙茫然千里尋覓誓不見父不歸也所至標紙逢人咨問謁神控禱迤邐入武當彌太子巖見巖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理趙庭端朝岳至此而重華至其月日正同大是佳兆因亦書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理趙庭端子重華尋父至此已歷南陽頴壽淮泗金陵亦屢感玄帝夢曰汝父亡恙抵毘陵盜後刼其資

盡且行且乞次皂林觀音寺見一老僧扶藜來雙眉覆面殆是百歲人謂曰孺子何來重華述所以曰汝父亡恙客無錫南華寺汝第往仍令道人導之至寺見皤然叟心動而不敢言但道所以及出胸所懷郡符叟亦自陳里籍于是兩相抱哭曰我父也我子也寺僧遊客無不聚觀洒泣稱神力云茅鹿門先生有記遊人題壁意在来者庭端子然將誰貽乎乃實符兒至日其無意之意偶而不偶也藜杖仙人身為導師冥冥貽貽其合也不翅象罔獲玄珠矣故至誠之感金石可通

王世名俞氏

王生世名武義人父良為其族俊毆死已成訟而傷暴殘父屍俊自罪仇從族尊者之議割畝以謝則受之而歲必封識其畝值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來亦好接之不廢禮也而已陰鑄劒

鍐曰報仇自佩矣其繪父像亦繪持劒者在側則已也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劒也凡四五載得遊泮而兼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冰冰王氏之先不餧所以隱忍而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尚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伏劒出斬仇頭于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得侍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值及劒自造縣請死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豎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閑室以聞于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大受決之汪君予郡人廉得其狀益用惋悼令視其父屍意蓋謂父傷重則子罪緩所以生生也生曰始惟不忍暴殘父屍故自死不然仇死耳豈有造罪彌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造邑庭求受法耳但母息未斷嶄歸別母汪君縱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兩學諸生數百人皆慫慂之曰必如議乃生已不食觴

皆死矣兩尹皆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飲恨于嘻笑而誓必死也他人不知婦俞氏獨知之曰君能為孝子妾不能為節婦乎生曰女子何易其言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也及生且死已欲從地下生曰已屬汝堂上眾中矣何死為婦曰為君恐三歲逾三歲非君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絕食死始其家欲以生柩歸窆婦不可至是以雙柩出合葬焉直指馬君以其事聞于朝下旌門之詔曰孝烈汪君識其事甚悉有為别議者曰俊為世名從兄無可殺理而辨之者是皆辨乎其所不足疑也仇在父安知兄生之處此極難必於是蒙始晝子者親之支非固不忍暴父屍而忍自殘親之支者婦其激于餘風者也

嚴孝子

安吉嚴其以罪戍遼陽去後產遺腹子即孝子也年十六居常

涕泣毀瘠母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遼陽千萬里願獨往尋覓母從之為具金裝令一僕與偕半道度險嶺間察僕色動疑之因好與語而急發其袴間滑利刃僕惧奪刃因乘便勢刺僕中腰死自是擔橐獨行抵遼陽徧尋父不得而涕常盈襟袖人皆憐之有丐者過門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無衣以席蔽躰即佚于官餼常不給則行乞於市孝子視其貌頗類已因詢其家世名字實父也輒長跽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洗沐着縞豆觴遞進親奉匕箸窺者盈户皆為感泣數日着敝衣身代力作衆悦其孝爭為代傭居月餘散金諸徒營于母錢為久計衆益德之已負父從間道遁去久之始覺或欲追者衆曰還則償金何追為還家雙白偕老至大耋吳光禄寧伯談

唐孝子名治始江西之清江人僑居吾里圜江孝子起家功曹掾而實儒行孝謹守禮言動退讓人稱酸秀才父尚儒亦以德稱年九十卒孝子苫塊未除而隣家火起火勢猶熾旱歲木性相應不必延接火皆自發頃刻千餘家皆盡始孝子盡出資裝募人出其父柩而人心駭亂無應者或挽孝子出曰尚何待為孝子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孝子居絶無障蔽然巋然獨存而孝子亦以薰炙伏棺死棺上皆成血掌痕憶其急時撫柩曰兒在此也事聞有司為旌門孝子婦桂氏鞠四孤之屛等而食貧辟纑不忘訓廸唐氏之後或有興者吾嘗為孝子傳久已失稿尚能記憶補載於此東海之火糜竺家獨存行火之使已知為善門孝子宅巋然獨存故知不偶圜江覔罟之地而又為輶軒孔道倘仁人停軒存問或孤嫠奉米肉之貽亦化俗之一機也

沙市孝子

荊州沙市有老嫗子極孝家貧業織屨養母一日嫗病劇思得肉食而大雪屨無所售乃自割左臂肉食母頗多傷重母病愈乃自死其時榷木主政朱公夢一血臂人入衙而腰産子咏咏聲聞矣頗不怡明日街卒報沙市孝子事令人覘視血臂正左尚在牀簀還報復大喜以孝子来生必祥也即為營棺葬先是孝子有兄鬻其大祭家與贖歸養母而仍為給其生計直指使因楔其楣自為文屬博士諸生祭之曰為人子以此心事親則為孝子為人臣以此心事君寧不為忠臣云爾嘉魚方孝廉談令邑有張孝子碑墓

遼陽義士金鑄

世廟末遼陽金鑄者督府遊擊王世勲騎士也世勲奉檄率衆

禦虜於塞外被圍互相殺傷久之衆且盡鑄獨破圍出傾見世勲尚困圍中奮死復殺入救世勲與俱出世勲馬忽蹶即以已馬乘世勲而身步戰殿其後故世勲得免援不至身獨死吾友李文甫容李督府幕中所見云鑄之死主勇烈可貫長虹而出健兒死隨蔓草然其人志固不在死名世世亦莫有能名之者今且數十年予乃名之曰義士金鑄則竟名之矣

太倉門卒義士金祥

武昌大中丞熊公梓始守太倉以倭亂罷尚奉旨討賊自效有故門卒金祥十餘人從忽戰敗兵卒皆鳥獸散獨祥不去公曰我死國分也爾何為乎祥曰公死國小人死主亦分也竟殿公後過橋畫而寇已登橋祥慮公必不免奮死下橋肩而摧之橋壞寇墮水死者六人公得免已以屢捷晉公郡丞討賊如故一

日與儕酌于郊寺中祥忽大呼曰冦至矣蓋其全氣見也衆嚣騎從皆失忽有乘馬過者祥推墮其人以馬乘公而親執其御馳躍雲中人馬足皆不在地抵城祥嘔血數升他馳者迷道又遇冦死祥識道故又得免一日與冦對壘冦悉銳攻我軍鋒少卻公堅壁而祥又常翼公冦不得進卻因奮擊得大捷又一日傳殆舟中公忽心動曰冦至矣祥佐公登小舟走未交睫而大舟冦據矣祥又以識避地得免而他走者又多遇冦死公在海上大小三十餘戰斬首虜三千二百有奇祥未嘗不在屢經險得脫祥力居多事平以為郡掾公稟常無饒而未嘗不與共有無後以大中丞為國平三大難語及輙垂涕念之祥者義士與其力亦足相副較之任安馮驩失勢不去其難十倍未可以細小人忽之而亦可覘公善以撫士卒能得人死力有古名將風

公伯嗣可徵蟣自有傳與予語詳略稍異蓋往亦聞之中丞公

云